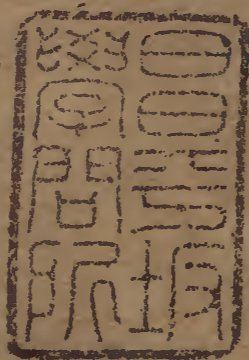


四書或問小注

孟子盡心上下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八	五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八	五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16
冊數	14 (14)
函號	277 219

四書

共十四

十四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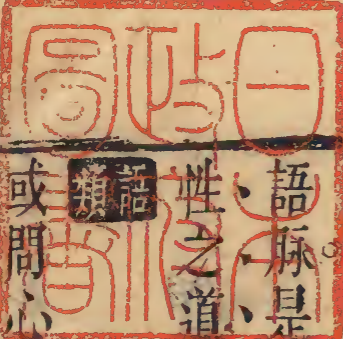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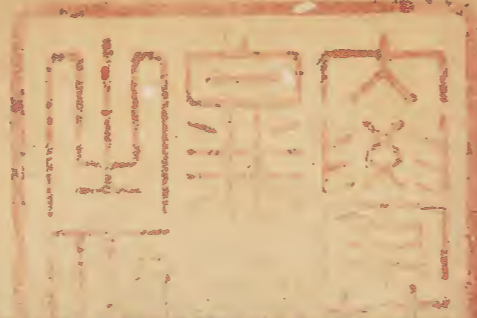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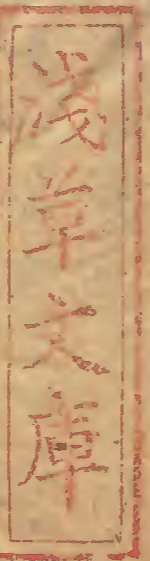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

語類

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况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着這道理盡知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

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

朱子或問小註 盡心上

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啟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畧可見矣。或問

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語類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剛訂語類

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盡心只是誠意。知性却是窮理。心有未盡。便是空闕。如十分只盡得七分。便是空闕了二三分。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孝便極其孝。仁便極其仁。性卽理。卽天。我旣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如此說。却不重疊。旣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却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污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

類語

此以盡心爲誠意。語類也有數條。俱如此說。其辭雖是疑其前說。然畢竟是未定之說。觀集註便見。文集答朱

朱子

子

盡心上

二

飛卿亦曰。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為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尤可証集註是改定底。此理天下萬世之公。知行固是並進。但細分之。知一定在行先。甚矣集註之不可易也。

盡心謂事物之理皆知之。而無不盡。知性謂知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理之自然。

語類

此條雖是以盡心屬知。然却是以盡心為知事物之理。知性為知人倫之理。尤不可曉。不知何以錯誤至此。

性只是心之理。天即理之自然處。初非有二物也。

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底。

語類

盡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

輕。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

語類

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

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

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

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裏。

語類

游氏曰。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

游氏言知天為智之盡。事天為仁之至。此却說得好。事天

只是奉順之而已。非有他也。所謂存心養性。非二事。存心

所以養性也。

語類

此條捺養性在存心中。與下二條不類。此亦是兩存其說。以待後人自擇者也。要之當依下二條。分言存心養性。方與集註合。

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

不害其本也。

或問

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

盡心上

三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語類

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語類

存其心則能養其性。正其情養其性。如不暴。語類

存心便性得所養。語類

此上二條與第十二條同意。

天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

語類

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

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所謂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謂道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語類

問知覺是氣之陽明否。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天之名。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這正管此一句。語類

問當無事時虛明不昧。此是氣。其中自然動處。莫是性否。曰虛靈不昧。此理具乎其中。無少虧欠。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是就人

上說 語類

問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自陰陽言曰方見其有許多節次。

類語

問氣化何以謂之道曰天地間豈有一物不由其道者問合虛與氣何以有性曰此語詳看亦得其意然亦有未盡處當言虛即是性氣即是人以氣之虛明寓於中故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雖說畧盡而終有二意問如此則莫是性離於道邪曰非此之謂到這處則有是名在人如何看然豈有性離於道之理 語類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處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

然盡心 語類

大抵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窮得此又却不能窮得彼便不可喚做盡心范侍講言窮理却是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充廣得去却言盡心以後事若橫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說此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得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 刪訂 語類

此章與大學合朱子已言之如第三條是也節齋蔡氏因又謂其合于中庸知仁勇之事近日黃際飛又謂其合于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事此皆鐵板註脚然如此已足紛紛俗說盡可芟除以專心于朱子之書

莫非命也章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此命字是指氣言若在

朱子成周 王 盡心上

五

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刪訂語類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語類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

也。語類

伊川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作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語類

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今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

研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語類

伊川曰。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之命。又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僥倖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

語類

死於羨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或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伊川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伊川曰。孟

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尹氏曰。雖曰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語類

上章末句命字。只說得理。不曾說氣。故於此章又言之。然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終無以易乎。夙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旨矣。故曰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若上章命字。已兼言氣。則所謂未盡者。安在哉。且上章命字。集註謂天之所付。故不以人為害之之字。即指天之所付而言。若兼言氣。則是不以人為害。吉凶禍福也。通乎不通乎。此亦俗說。可芟除之一証。

求則得之章

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而不

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爲義。求在外者爲命。以求在我爲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則求在外者不可言以命而求也。又有聖人有義而無命。與下數節之說。則義命之云。似專爲求在外者設。此乃分析內外言之。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爲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或問

按求之有道。中著一雖字。是道以術言。非集註不可妄求之旨。然以下文言各有當四句思之。此不過推程子之意。備一說耳。原未嘗以之爲求之有道句正解也。

富貴身外之物。求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

伊川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事。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橫渠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楊氏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之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

萬物皆備於我章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般。語類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語類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

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語類

此條係語類說第八條，係或問說。尚是以物對已而言。于皆備義未全。若集註之義，此章物字，即大學格物物字。皆備義纔說得全。前輩多疑此為未定之說。在集註之前，信哉。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拘轉這道理來，便是恕。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

語類

朱子或問小注

盡心上

九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已及物。恕若不是推已及物。別是箇什麼。然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已及人。便須強勉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語類

問萬物皆備於我。下文既云樂莫大焉。何故復云強恕。曰。四句二段。皆是蒙上面一句。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反身而誠。只是箇真知。真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

與我爲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此意也。語類

須玩皆是蒙上面一句。所以兩路說來。成功則一。總是皆備於我之故。所謂固有之也。所謂復其初也。

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語類

尹氏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誠之者也。

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卽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

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尙何樂之可言哉

問或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的

語類

或問反身而誠是要就身上知得許多道理否曰是這知見得最爲要緊

語類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

勉強

語類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

語類

問樂莫大焉莫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樂否曰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無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

語類

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已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

語類

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

語類

或問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耶曰如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

或問

朱子或問小注

盡心上

七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

語類

行之而不著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聞。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道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

語類

著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之。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語類

習矣。而不察。習字重。察字輕。

語類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說要

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與共學。便要適道。

語類

人不可以無恥章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若無此恥心。則貪昧隱忍。何所不為。故人不可以無恥。人若能以無恥之行。為恥。而惕然悔悟。翻然自新。則終身無耻辱之累矣。

耻之於人大矣章

耻心之存亡。即分人品之邪正。為機變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不肯為者。彼方自以為得計。其愧耻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焉。人而至於無所用耻。即此不耻一事。將入於禽獸。而不復能進於聖賢。不若人甚矣。何事若人之

有。

古之賢王章

問致敬盡禮以下曰惟其樂道忘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則雖欲亟見之亦不可得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當然也。

徐思曠曰此章意重在忘勢玩語勢重賢士為主戰國諸侯王輕士皆由縱橫輩貪位慕祿也士必知自重而後見貴於世要其所以自重者先自忘勢始而所以忘勢者全由樂道來非田子方驕語貧賤也看何獨不然語自見。

子好遊乎章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此要合德義身分。達不離道自是聖賢事業當合天下渴援之以道看。

窮不失義以下足成無欲自得境界未節特引來作証得志不得志亦只看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語自是聖賢身分宜主不在道以求合講方合遊字。

待文王而後興章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返。而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于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於禽獸何別。

語類

尹氏曰言君子之特立也。

徐思曠曰文王只作一教字看。不重。南軒云勉人自立。慶源云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皆作策勵語。玩註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直以資秉言。發明理同氣異之分。見聖賢與人不同處。無勉人意。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今有人一旦附益之以韓魏之大家。自人視之。富貴極矣。如其自視。欲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知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動之。則其過人也不亦遠乎。

徐思曠曰。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欲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尹氏以當下言。南軒是以後日論矣。○此章所謂打破勢利關也。過人遠。原非極至之稱。何必以後日言。但不可謂此後更無進步耳。

以佚道使民章

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厲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

刪奇
或問

霸者之民章

楊氏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驩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伊川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言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以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縱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驩虞而不知為之者也。

孟子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之君也。

自王者之民。驩虞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

功用如此。**語類**

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

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

問或

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總帶着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

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

刪訂 語類

徐思曠曰：過化存神一節，只是就民之皞皞上贊王道之大耳，不是推說過化存神分開講。

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

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在裏。

刪訂 語類

徐思曠曰：王者自指三代，對霸者看皞皞訓廣大自得，廣大即天地同流意，自得即不怨不庸，不知意須包括說其氣象，下有實際在，宜虛說。夫君子節從上直落，無兩層，過化存神是兩事，蒙引申說非是，註中德業二字，特借証耳，不可分。

仁言不如仁聲章

伊川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述。尹氏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也。善政制民，善教化明也。

夫仁政則小至盡心上

上兩段是虛下四句是實得民心與民愛之有分別

朱註發明曰仁言仁聲其淺深易辨善政善教其致民殊未易辨故第三節專論政教之得民如此以見其優劣也如云仁言仁聲就在善政善教裏面便牽強不順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

良知良能乃指仁義而言愛敬即仁義之發見處也

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

別道理

須知無別道理即註中無不同三字非解白文無他二字也無他猶何也乃釋上文文法玩三也字可見不然便是謂達之天下無他全失白文與朱子之意矣

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

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要切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默識之耳

或問徐思曠曰蓋對外仁義者言不學不慮言其固有耳達之天下言其皆有耳良知家標為宗旨亦屬影借孟子指仁義言他仍是釋氏本心耳以達字作推字潛室早辨之矣看或問自得大義總之後人紛紛都不細讀朱子書也

舜居深山之中章

深山云云都是孟子想象如此及其二字自應承上生落

與上節不作兩層

徐思曠曰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呂晚村曰。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截。又不得。說叢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同。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辭。

聞舜聞善言。見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

刪訂語類

無為其所不為章

尹氏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

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語類

徐思曠曰。無為無欲。即是擴克。朱注發明曰。注中羞惡之心。切不為不欲。擴克切無為無欲。義不可勝用。切如此而已矣。不可易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功夫。方磨得出。

語類

有事君人者章

有一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不務責難陳善。但阿徇逢迎。為君人之容悅者也。為是專務為此之意。

尹氏曰。以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或問、主

盡心上

七

或問此其不言聖人何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刪訂
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

君子有三樂章

這章書總見性分之樂

尹氏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怍樂得於已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廣土衆民章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缺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刪訂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

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語類

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睽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語類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的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着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着土。而今方移得來着土了。語類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剗去了。語類

伊川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粹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

此焉能道

得到此。

或問根於心。說本來如此。爲復充養之功。楊氏曰。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粹面益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程子至矣。宜深玩之。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蓋孟子所謂所性猶性之之云也。或問

伊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粹面益背。有諸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又曰。益於背厚也。

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

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

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語類

徐思曠曰。此章是論性。注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朱子云。所性猶性之之云。孟子云。分定。指天生分定。正指根於心言。何嘗有人功。根於心。蓋降衷秉彝。君子亦與人同。惟氣稟清明。則物欲之累。不能擾其心。故君子

生而根心。即生而分定。所以有天下而不與。有何加損。從來講章。惟淺說云。根於心。根字無工夫。須看一性字。

伯夷辟紂章

五畝之宅一節。須切文王之政。講衣帛食肉。是老者之養。不是民間共享的。大老章是行政。此章論養老。

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朱注發明曰。此章纔是稱述文王養老之政。言其寓養老於養民之中。所以為善也。

易其田疇章

如水火。不過喻其至足。仁字。即從上無勿與中看出。當淺看。民焉有不仁。又即從上句看出。

朱注發明曰。使有菽粟之法。即指上兩節言。民無不仁。亦如水火之有無相濟也。

孔子登東山章

橫渠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德愈高。事愈周易也。

呂侍講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為細流。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為言。

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于九臯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于忖度之上。引鳧兔柔木之類。是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

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語類

伊川曰。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岳。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程子張子至矣。其曰無窮。又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其論成章亦然。須先說志道。後說成章。而達後說章不能成。即不能達。然此章雜聚眾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意言之表矣。**刪訂**或問三句與一句詩有此體。

自蒙引以來。多不信登山觀海都是興起遊於聖人之門。一句想因不識三句與一句。詩有此體耳。讀此條亦可以恍然矣。○若將登東山登太山作假借形容之辭。便是比。不是興。須辨。橫渠曰。難為言。言無以加也。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學而不從這裏。則所為雖善。要為好事。終是有不是處。**刪訂**語類

朱注發明曰。本文只就聖人之言上說。要之聖人之言無非聖人之道。言之大。即道之大也。伊川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必觀其瀾。是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源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本。只

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但說觀其瀾，便見就瀾處，便見其本。語類

蒙引曰：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是一理渾然而已矣。伊川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伊川曰：易云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徐思曠曰：朱子論此章，如六義中比興體，循支節者，原委得大意者，忽面目均病也。首節自以難為言，句為主，次節一暗說，一明說耳。

鷄鳴而起章

明道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不更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又曰：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

無言。

看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訂刪

問或

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

朱子或問、主

盡心上

三

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

語類

問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

語類

或問利與善之間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語類

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温吞煖處也

語類

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

差排道是善今人直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因舉張子韶小說云云

語類

利與善之間若才有人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着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為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着一堆腦麪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

語類

尹氏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耳苟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有謂孟子言間較曾子言獨周子言幾後一步此甚非也聖賢之言有字句無差而用意各別者須辨其同而異有字句各別而用意無差者須辨其異而同夫以地言之為獨以事言之為幾獨即幾也幾即獨也間亦猶是而已矣有先後之可言哉

楊子取為我章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于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者。則不中矣。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于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問或日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日。知中。即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

類語

雲峯胡氏曰。吾儒之中。隨時以處中。異端之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一而廢百。須知

為我害仁。原也不是義。兼愛害義。原也不是仁。所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看來執一者。總無一而可。

飢者甘食章

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

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刪訂文集

賽合註曰。此與附之以韓魏之家節同意。一是不為富貴所加。一是不為貧賤所損。不及人不為憂。即過人遠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楊氏曰。不惡汗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又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為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為和。又以為介。何也。曰。

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為和而不知其為介焉。楊氏之說為有功矣。或問

有為者章

此勉有為者貴要其成之意。

尹氏曰：君子之所為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黃稗，亦猶是也。

堯舜性之也章

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

這箇渾身。

刪訂語類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

語類

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

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

語類

伊川曰：堯舜性之。生知也。

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楊氏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之。

聖人之心。不曾有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

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霸則

甚大。

語類

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

不切。

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

欺人。而其終遂至以自欺。

伊川曰：身踐履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

楊氏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

四書脈曰：此章不宜辨帝王之安勉。只是舉帝王之誠。以別霸者之偽。

盡心上

三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
 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
 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
 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
 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
 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
 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
 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
 光之罪大矣。若伊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
 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
 自昭然。

楊氏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惟知忠而已。所以能為
 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
 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幸而適遇
 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
 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為不可。
 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
 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
 務。人才進退。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
 自非真誠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

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
 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
 者。亦為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
 為一有毫髮之偽。雜乎其間。則不免為篡賊耳。不以素行
 之著不著。天下之疑為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

不素餐兮章

傳食章言人之有功。我當食其人。主食人者言此言見食
 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食人之食者言。

尹氏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
 子弟孝悌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
 用亦有功於子弟。而風俗厚。豈得為無功而食乎。井之
 見何陋也。徐思曠曰。用之從之。兩條。只見君子之係
 於人國。其重如此。雖或其君不用。其子弟不從而君子

之可用可從者自在不得謂之素餐也其君用之蒙引云用其言大非

王子墊問章

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此行字以得位行道說與平常言存屬心行屬身者又別

孟子之言乃理之當然非有為而言之也所謂急於救民者非是

徐思曠曰王子墊明是以士為無所事故問曰士何事而孟子以尚志為答以下自是志中事何嘗無事

仲子不義章

此章總對大倫而言簞食豆羹句自是小廉光景

桃應問曰章

問瞽瞍殺人在臯陶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

語類

桃應之問。孟子之荅。皆非以為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為臯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耳。剛訂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崩贖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剛訂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語類或問楊氏八議之說如何。龜山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知權。因而云。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

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為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尹氏之說雖約。尹曰。聖人之已。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剛訂徐思曠曰。伯夷尊父命。叔齊重天倫。各行其是。換轉看便差。舜與臯陶之用心。亦是如此。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居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語類

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學者所以變氣質。不居者不可謂之學。故孟子每言失居焉。

食而弗愛章

敬字一章之主。恭敬二字一意。故首節只單言敬。

恭敬二字云一意者。對幣帛而言之也。朱子釋書之精如此。

形色天性章

問形色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形。蓋色便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問形色自是兩字。否曰。固是。

語類

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唯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刪前語類

問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是。

刪前語類

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或問

或問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憚焉。異端之學，自以為精微之論，故累千萬言而不能竟其義，而學者莫知適從。此儒釋之辨也。子以其言為如何哉？此揚氏曰：別說。予於前篇徐行後長之論，既言之矣。然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未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彼之所以為異端者，特以其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若是者，予切深有疑於其言，故不敢以列於集義之書。刪訂或問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

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踐如踐言之踐。伊川以為充人之形是也。語類

盡性。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踐形如踐言之踐。伊川云：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語類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語類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腳實踏着，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語類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

朱子或問小注 盡心上 序

踏者這箇形色之性耳

語類

游氏曰。形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為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於誠。則是於性有所未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踐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嫌於形哉。揚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理。目不隸乎不善。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楊氏曰。形色天性。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則即是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心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

齊宣王欲短喪章

此當與宰我問喪章一例看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如冉雍。閔子騫者。達財如冉有。季路是也。荅問如孟子與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橫渠謂正己而物正者。非然也。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大人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不應安排在荅問之下。以某觀之。此言為不曾親聖人者設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在荅問之下。**語類**
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才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明敏者。荅問則早費言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語類**

夫子或問小注

盡心上

三

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序。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才。又隨人資材成就。有荅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荅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刪訂語類

道則高矣美矣章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語類

躍如如踴躍而出。又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又云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甲中躍出。刪訂語類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語類

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否。曰。這般

有問答處儘好看。這也得恁地問。便恁地答。最是酬酢處見意思。且自去看。**語類**

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文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刪訂語類**

徐思曠曰。非不欲發。不能發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躍如承不發來。中道而立。承躍如來。一氣注下。語語與上問意對針。從古聖賢教法。實實如此。只言教而道在其中。所以教有成法者。以道有定體也。不是上二句說教。下二句說道。

天下有道章

此章上節為下節而發。總見身與道相從而不離也。

滕更之在門章

有二字宜含蓄勿露

於不可已而已章

首一節只在處事待人上說。後節言人之為學亦宜循序。

君子之於物章

尹氏一本無偽之說亦善。**刪訂**或問

此章上逆下順。是孟子一本無偽大旨。

親親而仁民二句。是覆上語。原不專重親親。仁字亦不必深求。

呂晚邨曰。此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

朱子或問、注、盡心上

朱子或問小註
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于一本。三也。若能於一而字中兼舉三義。不作模糊影響之言。說理如說事矣。

知者無不知章

知者無不知也。問知在先否。曰。也是如此。亦不專如此。固是用知得審。若知不審。以賢為否。以否為賢。少間那仁上便安頓不着。

語類

問下一節。却只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

剛訂語類

蒙引曰。此章乃平論智仁。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相混。○說統曰。要知急先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又曰。仁智提出堯舜。便是無不知無不愛底樣子。

朱子孟子或問小註

盡心章句下

不仁哉章

這章書孟子借惠王以為人君之戒。

春秋無義戰章

此章書重尊王。春秋是指春秋之經。非指春秋之時也。尹氏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

朱子或問小註

盡心下

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語類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者皆殷人非周人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矣張子教人讀詩書之說亦甚善。或問

伊川曰夫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當識其意而已固不可執而盡信也苟執信於辭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為愈也。因舉周書武成而言吾於是篇之中所取者如二三策之所載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非謂盡信其辭也。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尚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執辭忘義不獨施於書也。橫渠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徐思曠曰此章全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

有人曰章

此章書全重在好仁上。

梓匠輪輿章

這章書蓋勉學者自求心悟借規矩以作喻猶詩六義之比而正意自在言外。

舜之飯糗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語類

尹氏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吾今而後知章

此章孟子直推其理勢自是如此。

朱子或問、注、盡心下

古之為關章

為關禦暴此設關之本意自如此。

身不行道章

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

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文集

周於利者章

此章書須還他一箇圖圖若有意分輕重便失孟子立言之意兩分開說而深情自見。

蒙引曰周於德謂識到守到氣又到也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如荀彧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賤

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懾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

好名之人章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或問

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刪詞

語類朱子曰某嘗把此段對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

不信仁賢章

夫不賢明也。盡心下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須看得政事在財用之上。

不仁而得國章

孟子文章須看波瀾動盪處。讀此節何蘊藉乃爾。

民爲貴章

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曰。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配之人。信乎。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集

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旣而盜止。愚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焉。庶乎其少安也。

或問

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也。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

語類

聖人百世之師章

或問程子以爲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今考之。孟子之言。此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彼曰。聖之清。聖之和。則固

不思不勉而從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於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備。所以不得班於孔子耳。曰：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也？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歟。或問

朱註發明曰：從未有以聖人稱夷惠者。稱之自孟子始。故此言其所以稱夷惠爲聖人者。因其爲百世之師而信之也。

仁也者章

或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是道。故以人爲說者。是就人性上說。語類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卽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語類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是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語類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語類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語類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

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類語

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為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

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為

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

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伊川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

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或問。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紛紛講家。或重仁字。或重人字。或重道字。讀過或問。焉有此種影似之談。

孔子之去魯章

或問張子接浙之說曰。如此則未見其去之甚速之意。當

從舊說。或問

徐思曠曰。遲遲吾行。不是濡滯。接浙而行。亦非急遽。去父母去他國二句。是釋之之辭。

朱子或問

盡心下

示

君子之尼章
此見尼於陳蔡非道之故也

貉稽曰章

或問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此綿之八章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怪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邶栢周之詩何與孔子而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于桓魋皆慍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縣詩肆不殄厥慍之語註謂說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若以為太王事則下又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某嘗作詩解至此亦曾有說

語類

賢者以其昭昭章

此章須看二使字

山徑之蹊間章

本註理義之心二語自是一章之指

末句須得詩人
典而比之體

禹之聲音章

豐氏日久車多所致一語而書旨已了然矣

徐思曠曰城門之軌斯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彘也兩馬之力與賂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平日久故車多也

齊饑章

此章書不必看得太鑿

口之於味章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 語類

言之類者如動心忍性性字亦是言氣質之性也

問口之於味以至四肢之於安佚是性否曰豈不是性然以此求性不可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語類

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 刪訂

此條語類下文仍有云集註之說足以所稟言之則是集註未以所值言之也故於此又言之不得謂命字中無此一說而此條為集註前未定之說也

問性也有命焉曰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濶如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 語類

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

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 刪訂

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語類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

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

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

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

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

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

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

心於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

孟子

盡心下

安佚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

語類

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也然

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裁制限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

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

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的物。在人自着力也。語類
玩此條云。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是言所稟可以包得所值。集註之單言所稟。以此故也。然命字中却有所稟所值兩說。亦不必執此而疑彼也。又細如上節命字對性也。性字言之。則云是就理上說。又細分命字。則云合理與氣而言。亦不得執此而疑彼也。又引來。是言晏嬰所稟之命不哲。故雖知而不知仲尼。此條引來。是引孔子所值之命不應。故遇着不知知之。晏嬰語類所以有此命字。恐作兩般看之說。大全小註引語類以解集註。蒙引執集註以解語類。皆非也。學者試以余言求之。則知朱子之言各有當矣。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過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

朱子或問小注 盡心下

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

剛訂語類

或問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賤富貴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為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

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

或問

徐思曠曰須看總註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乃知性也命也一頓大有闢繫惟其必欲求不致力則人欲曰肆天理曰薄矣故君子不謂所以抑彼而伸此若竟畧上詳下亦不見君子精察力行之功况性也命也坐得實則有命有性轉得尤有力。

浩生不害問章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求必其真以為然

朱子或問小注

盡心下

七

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律。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克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瀰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

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聲同當是至當是到。字之悞。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如子之說。然程子張子之言。可欲則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

朱子或問小注 盡心下

之然後得為如是之人也。刪訂或矣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語類

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外是而求則非。語類

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愛而目為好人者。謂之善人。蓋善

者人所同欲。惡者人所同惡。其為人也。有可欲而無可惡。

則可謂之善人也。橫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

謂信。語類

問可欲之謂善。曰橫渠說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蓋可欲

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却如何得有

諸已。此語脉亦不必深求。只是指人說。只是說善人信人。

又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是善推去

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刪訂語類

問可欲之謂善三句。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

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

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

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

無待於外。刪訂語類

伊川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已。故有從子教之。

朱子或問小注 盡心下

三

失語類

二之中四之下未必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類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備歡從子教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與或問

逃墨必歸章

或問逃墨逃楊果若是其有序歟抑其偶然言之無先後也曰張子之言則固以為有彼善於此之意然亦未可知也或問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刪訂文集

有布縷之征章

此要實實講出經國大體恤民深情來

徐思曠曰緩字須看得有力不必極贊用一緩二之妙言如此僅免流亡深入一層纔合立言大旨

諸侯之寶三章

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

盆成括章

盆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作語類

孟子之滕章

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恐亦或有此理更考之可也刪訂

徐思曠曰來與來字是來滕來者來字是來學

夫子或問、三、盡心下

人皆有所不忍章

爾汝集註已言之仁義詳畧則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羞惡之心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畧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耳非為欲其不為所取者設也呂氏曰此章之初兼論仁義其後于義說之詳者欲人辨小人鄙夫見利忘義委曲從人者無以異于穿窬之道也苟能辨之則不為如剛句

此人所取或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節大全小註所採語類二條乃今本集註以前未定之說觀其上文引集註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實者羞惡之誠也試問今本集註有此數語否從此考究自不至為大全小註所惑而凡世之欲兼用大註小註或并疑大註不如小註之意義明白者皆釋然有以灼見其悞矣○又語類說爾汝之實實字凡三條總是一意與今本集註不合或問小註但採或問而不採語類即此亦可見今本集註又是後來改定者也

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克其本然之量

士未可以節註語已自清楚

徐思曠曰此章時下作貫串亦屬多事不如依朱子為確爾汝之實自當以不肯受之心為實是即人皆有所不為也充字即達之於所為也

言近而指遠者章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語類

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或問**

伊川曰。不下帶。言近也。又曰。帶蓋指其近處。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呂晚村曰。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即在平近約乃所以為難也。

堯舜性者也章

明道曰。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又曰。湯武反之者。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或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語類**

呂氏曰。無意則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非性也。有意利行。斷至于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性。則一也。

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語類**

注云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語類**

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蒙引曰。非為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得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為而為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意。須與下節稍異。又曰。不可以下三句為屬。動容周旋中禮。看輔氏之說。錯認。又曰。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德。不指堯舜言。君子行法俟命亦然。

說大人章

問說大人則藐之章。曰。這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

朱子或問小注。盡心下。七。

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棖題數尺之類語類予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在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語類

貴之勢則氣舒
意展言語得盡

徐思曠曰高堂三段須要透抉何畏大旨占制自然不爲不是不爲了然後古之制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

事又要便是多欲語類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語類

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語類

孟子或問下注

盡心下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
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
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僻不
好底物事。只是眼前的事。才多欲。便將本心多紛雜了。

語類

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總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

自家心。**語類**

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語類**

集註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
要多些子。便是欲。**語類**

徐思贖曰。講家因悞看註。中人之所不能無者。蒙引云。
雖聖人不能絕。但不至流耳。是不看朱子書也。天理人

欲。決無並存之理。聖賢言心。未有不指理義之本心者。
異端乃以虛靈不測言耳。朱子與周子原是一意。功有
淺深。多而不節。指
下學用功言也。

曾皙嗜羊棗章

羊棗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語類**

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皙嗜羊棗。
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
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皙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
能忘口腹之欲。而孜孜膾炙哉。思其平生所獨嗜者。故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
所同也。
尹氏曰。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徐思贖曰。上節先為獨字立案。着一而字。正見惟所為
獨。故不忍也。又曰。何為不食。非以美而以嗜耳。

孔子在陳章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
焉。是無實也。

鄉原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觀孟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了。

類語

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而笑之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闔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狷不成。狷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皙誠狂者也。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

語類

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

孟子或問下 盡心下

狂狷是箇有骨助底人。鄉原是箇無骨助底人。東倒西搯。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爲其善者而已。語類

集義反經。經者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大學中說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語類

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子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

綱得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柱脚。然後窓牖有安頓處。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張子正經能久。則儘透徹。學者當深念之。刪訂或問

徐思曠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其似是者。皆亂吾道者也。註云。是非明白。無所回互。正對似字看。庶民爲鄉原所惑。只坐不知。呂晚村曰。經在天地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又曰。君子與邪慝爭者。正此庶民耳。朱注發明曰。何以反經。以身率之。以言宣之而已。

由堯舜至章

由堯舜至孔子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語類朱子曰。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

禹臯之徒本皆各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

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
剛訂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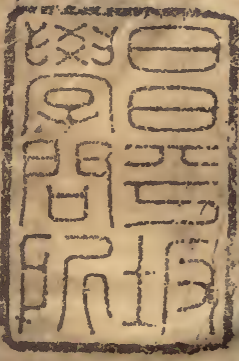
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

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

類語

歸震川集孟子叙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曰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為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叙周公者。夫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於義。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於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叙顏子者。夫亦以在吾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於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於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於序大學。則獨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之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於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

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為疑。意亦類此。



文化乙亥

盡心下

